

“打捞”常州故事的人

2

青铜器修复师,让得病的文物重现“芳华”

■何媛 图文报道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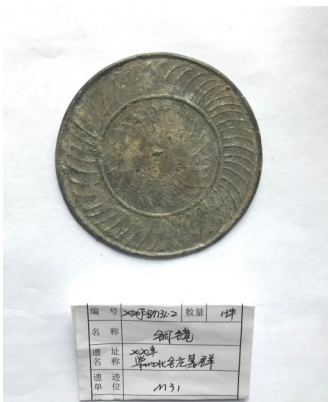
穿过公园路,一迈进常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大门,这短短的距离似乎就把城市的喧嚣阻隔在了外边。在安静的金属质地文物修复室内,青铜器修复师李家金正对着桌上的3尊铁牛看了又看。“90后”的他个子很高,俯下身视线聚焦时神情十分认真,并排放置的铁牛大小高低不等,斑驳的躯体上惟有双角弯弯,似乎在说:“你修的,但你看得出哪儿是新的吗?”



李家金看着自己修复的铁牛们



带有“时代防伪标识”的宋代铜镜



李家金来常后修复的第一件青铜器



铜镜修复前的碎片



正在进行文物修复的李家金

青铜器修复,就像是给文物“治病”

“我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动手做东西,家里亲戚就是做这行(青铜器修复),所以就带着我入门了。”出生于1999年的浙江小伙李家金,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南京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余伟,2021年加入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成为一名金属质地文物修复师,擅长修复铜、铁、金银等金属文物及陶器、瓷器,近年来主要负责常州出土青铜器文物的修复。

中国传统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源远流长,宋代金石学带动了这种技艺的兴起与发展,并逐渐在不同地域衍生出不同的技术流派,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就收录了“青铜器

修复与复制技艺”。

“青铜器修复,顾名思义,就是对考古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进行修复。”李家金说,传统青铜器修复技艺包含清洗、拆除、去锈、矫形、拼接、配缺、翻模、刻纹、铸造、打磨、补色等十余个步骤,每个步骤均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他最近就在研究金属焊接怎样才能更无痕地配缺。

李家金从2018年起就跟随师父在南京博物院学习金属器修复,参与隋炀帝墓出土金属器修复、大云山汉墓出土金属器修复,在修复青城墩出土银器时与常州初步结缘,并于次年参与我市茅山宋墓出土金银器、沿茅山钱土墩墓出土陶瓷器、溧阳青龙头汉墓

群出土金属器的修复和整理;在加入常州考古队伍之前,他在浙江省考古所工作期间还独立完成修复海宁博物馆姚湾岭汉墓群出土铜器、铁器共计32件。

事实上,李家金在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参赛,并拿到了“金属器文物修复师项目”的三等奖。比赛中,他抽到的是修复战国青铜豆,不仅有理论考试,还要加以实践——从写修复方案到实际修复并最终进行展示,两天里连续作业14个小时。他觉得:“修复青铜器,就像是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也是个给文物‘看医生’的过程,要学会跨越时空与器物鲜活应用的当时对话。”

与古代日常对话,重现“那时芳华”

“我来常后修复的第一件文物是孟河北舍庄遗址出土的唐代铜盆,墓主人身份不详,但作为日常用品出土的这类青铜器在出土文物中较少见。”李家金说,当时这个口径30厘米的铜盆,碎成了10多片,大小不一,是从泥土里分离出来后在实验室里边加固边提取、修复、补胚、做旧。所幸的是,这个铜盆因深埋减缓了氧化,腐蚀较少。李家金说,修铜盆因为有曲面,他就得用上钣金工艺,“当时问了同行们都没有特别好的钣金经验,后来我就跑去汽修厂观摩请教,才完成了修复!”

从2021年起,李家金在常州独立修复青铜器的成绩十分亮眼:许家村明墓群出土金银器68件,孟河北舍庄五代遗址出土59件青铜器,船帆头宋明清遗址出土铜器、铁器108件,孙家村汉墓群出土78件青铜器、铁器,摇树村宋墓群出土68件青铜镜,宗家塘墓

群出土68件青铜镜。而从器型上来说,盆、鼎、釜、甑、碗、簋、匜、剑、带钩、印章、镜和漆金铜泡等都有。

“常州出土的青铜器,从年代来说,商周时期的较少,汉代以后的较多,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墓葬里,且出土的80%以上都是铜镜。”李家金说,铜镜,也叫鉴、照子等,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最早在商代是用来祭祀的礼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间。唐代以后制镜业发展非常迅速,甚至出现了“磨镜”的专职从业者。史料显示常州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从唐宋开始的,与之相伴生的是镜子功能也日益日常生活化,从贵族和有钱人使用逐渐市民化、世俗化。

“这些出土的镜子形状有方有圆,而在用料和花纹上,也经历了一个从扎实精美到便捷轻薄的过程。”李家金说,“拿唐

代的海兽葡萄镜来说,修复时要翻模之后再刻出与文物匹配的花纹,十分费时。修复时间最久的一面镜子,我大概用了将近半年,不能盯着一个修,会倦怠的,也要调节调节。”

李家金存放修复好的青铜器文物柜子里,有着大大小小数十面镜子。拿出一面来时,如果李家金不指点告知哪些部位是他修复的,猛一眼看上去,似乎这些镜子出土时除了时间的铜绿锈迹,本来就是这样完整的。

李家金在修复时还发现了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些铜镜上经常会有刻着“湖州真石家镜子”“湖北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字样,“湖州在宋代多产铜镜,这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防伪标记’了!我们可以想象重现一下,货郎担着从湖州贩运来的镜子,走街串巷时碰到爱美的姑娘来买,一说‘我这是湖州的真货’,就被姑娘买回去珍藏使用!”

为了修复材料得“捡破烂”和“变魔术”

2016年央视播出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复师这种相对冷门的职业“出圈”成了网红。李家金说,他是看着这部纪录片长大的,老匠人的技艺和精神都值得传承。他觉得,做了文物修复这个行当,最关键的是要有耐心、热爱和坚持。

宋代的墓葬风俗习惯之一,是会使用铁牛来镇墓。李家金修复的那3尊铁牛,均为30厘米左右长,高度从10多厘米到20厘米左右,其中一尊铁牛的一只角缺失了,为了修旧如旧,他花了一个多星期。“要用合适的材料先来塑好型,为了体现锈蚀感,还要用小毛笔沾上丙烯颜料一点点做旧,比较费时,但如果拿到行家手里时,乍一眼看不出来,这份辛苦就值啦!”

李家金说,伴随着修复增长的是经验,比如,金银器,大多轻薄,花纹较多且细,在地下腐蚀后会很脆,宋墓、明墓中的簪子在处理时就要小心。而摇树村出土的40多面镜子,基本上是整箱从土层里提取打包回来,到实验室里再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修复。

在进行青铜器、金银器、金属器的修复前,李家金要对选择的材料提前进行多种实验。为了呈现逼真还原的效果,他笑称自己不仅成了“捡破烂的”,还得做材料使用的“魔术师”。在他的工作台附近,架子上有水管、砂纸、地板蜡、泥土、丙烯颜料、工业用柠檬酸等,而在地上,还散乱地放着打磨机和不知名的机器。他说,前段时间他还使用了牙医经常用来洗牙的机器,给等待修复的青铜器碎片们去污,“如果你会做文物修复,基本上木工、金工、水电工什么的,你也都会懂了”。

经常向所里的前辈和全国的同业请教后,李家金觉得:“现在我们对文物,尚处于抢救性保护阶段,重在还原风貌和研究当时器物的文化和使用状态,但在未来,我觉得作为一个文物修复师,还要进行预防性保护,比如要研究如何防止空气中的湿度、水分等腐蚀青铜器的材质,要在修好基础上还要延长其新生。”